

鶴山五里村应南祖

賴
氏
族
譜

鶴山五層利應南祖

賴氏族譜

原賴氏初續修

賴國雲重印

公元二〇〇三年

不朽也矣

仍熙孫書

文天祥序

伐鼓扣鍾雞人號唱邊檄累警此何時也余得一旦脫身歸睡
鄉之境席藁松^室宣琴劍橫左筆硯具右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
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抑不知其有利害也忽剥喙三四
警我周公起而視之兩少年秀眉豐頰捧一函進揖曰中郎
君璋書啟而讀之乃君璋先世事實徵余言以序諸首噫
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也賴氏高明先君子素加敬畏

余何言哉亦常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以固人心之本若夫明昭穆辨尊卑立大宗小宗之法亦其一事也蓋昭穆不明穆得以混昭也尊卑不辨卑得以踰尊也宗法不立疏得以間親也穆得以紊昭卑得以踰尊疏得以間親則孝弟之道不立也孝弟之道不立則風俗澆漓矣風俗澆漓則人心何自而固教今天下多事之秋獨賴氏立身於萬世之表而能譜牒誣究不亦難哉觀其當晉隋唐五季間仕身者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志為己任不仕者貫六經一

史之文煥三代兩漢之詞也貞節者攝淫奔而駭史筆之手也
於乎定風丕振以前茹公丕顛以後雲仍丕承于累世實賴氏
積德之後而致也所謂舍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邱千金之子
不出于三家之市詎不信哉君璋余至友也群居不倚獨立
不懼實又賴氏之白眉者

宋咸淳九年歲在癸酉二月仲三撰

按賴氏之先春秋有國者本周姬姓季世艱難畜嬴秦禍作鯨
吞虎噬波漫流蕩易姓更群復自活州豐寧縣平寧里有曰
定風直士^号列寶者仕浙東西晉永興末成都王穎恃功驕
詐入朝上章其畧曰以穎輔政離散士民擾亂羌胡必為天下
患矣既而寢疾歸逮士端值國祚顛覆移度州松揚子江東
大守臣慶奏松揚為群焉康寧間臣慶以年老赴闕謝仕工
供糧帳甚盛優賜中書謝安醜顏弗及乞廷輔叅左朝事名
聞天下張邵知其為人也封相國茹公食邑穎川家穎川為郡

仲方遭世末遷迤至揭揚赤竹坪築室不三世有司謀赤竹治
縣基奏聞詔罷揭揚改度化時七世文華子定公胡南潭州轉
運使矣惟文獻諸子孫徙石岑會同武村高唐者徙赤竹胡田
橋五子石者除陽州官者徙儀熱水桴源各處虞任今櫟揚
一明秋月曾能歎服越今十二世雪溪先生韜光晦迹業通六經
立尊孔堂開尋顏軒語諸弟子以聖賢之心四海一家也名動四
方守令欲聞遂先輩承書拜公府辭曰此非吾時也拂衣歸來
適慮譜牒久未新也因上疏不報架舟來訪雪溪踴出譜牒

且曰先吾姓氏待子久矣其於國祚長短一也明良有待子其
勉之至若出處事實雖唐堯虞舜猶不能逃皋夔直筆然
然筆吾譜牒子其拒乎余於雪溪斯文骨肉離矣敢却步
噫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源是明譜牒
系世族立宗子法可也觀女色而今東負姓同兩載而同其裔
之先松揚而後頴川生而立而同其支也亭亭倫序浙浙昭
穆頌十科四哲忠孝賢才富貴福澤昭耀銀黃光映竹簾
非起草茅而求附高明之從余於賴氏俯首下風萬萬是

卷跋

皆

宋高宗十九年壬寅歲二月望一日逸士蘇安恒書

張侍郎跋

聖人肇天地之常經立人道之大倫奠世系序昭穆譜不可不論也自秦以後姓氏無書混淆無別錯繆無據甚者夷狄之部而胃中草之姓草野之微而同天子之族吾為之大惜焉若夫元諒

之衛青之衛尤君子所不滿者嗚呼王制不明私意妄作譜牒
不可不明也賴氏之先周姬也歷春秋艱世孟嬴氏肆禍脫姬以保
宗祀而衛駱之羞綿綿瓜瓞忠誠公子先公字列寶号定風
直士至有曰列寶臣慶廷輔傑茹公字臣慶臣公字廷輔輩出
凜凜於廟堂之上更張議論壁立萬仞屹然不變可敬可畏也建
隋至赤竹坪一威揭揚縣尹謀治縣基奏易改度化由是公熱水
梓源武昌會同高唐石岑石城安遠信豐瑞金龍門會昌汀
州清流寧化吉水永豐萬安豐城撫州樂安皆彬彬大鳴唐

宋十思秀發繁星麗天斗杓芒寒其間炭穴蘊袍義兵勤王宮
甲他郡祖以數十萬計決可拒指也觀雪溪友士蘇安恒跋前代
厯厯不紊知賴氏之有在矣又如南街判官歐公偃青雲交壽考
詩道剡判歐公觀世代德嗣序革齊文儀忠士父子文章濟美非
賴氏英傑賢才不能致也濟南人也至元間萬餘年言疏上自以
為當時可及賴氏之高士少甫者國子先吳澄姻友也澄以其譜
事未示披閱未覺竟余聞見淺狹矣賴氏忠君拯民事業凌龍肝
胆伊呂出入周孔凌駕卿雲道德仁義之言炳如也余焉得不撫

幾浩歎燕筆書曰賴氏有哲人為祖宗勸于千百載之上賴氏
子孫必有哲人振於億萬世之下今之子孫誠以吾言求之無愧
於斯

音

元延佑元年甲寅月歲冬十月既望

禮部侍郎前翰林制濟南張養浩頌首書

賴氏蘭玉集記

堯舜周孔待天下之道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而為伯夷堯

舜周孔不棄也况祖父之於子孫而肯棄乎祖父之於子孫閔閔
焉而望其長愛之如芝蘭保之如玉樹其瘠燥也必培溉之則膏
于根本矣故於襁褓時也必名之及其長也必字之既字之必行之
夫行之字之為之常道也舉常道以勗之期之則孝弟之道油然而
生矣前代以某字為行又前代已如是也後代以某字為派以某字
為行又後代亦如是也能如是則一世過十世百世則左昭右穆群
昭群穆不待考而自明矣孝弟之道不待舉而自立矣苟或犯高
曾祖考字派抑或伯叔祖考字行則常道紊矣紊則孝弟之道
隨之而亡矣誠可慨也賴氏定風直士逮茹國公下及數世散徙不

一派行遂不一也又不數世則派行秩秩然井井然譬之滄海洶然
洋然譬之麟鳳錫然爛然顛顛乎其盛矣我自三尺童子不必教
而自比等稱焉賴氏又慮久而或磨重新鋟梓以譬省焉其賢執
贊遠踵吾寓求吾言以識之吾得閱其豐功偉行喜而不寐焉
故書

音

大子右贊善容城劉國頊首拜書

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春三月孟五日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史之不闕
文與馬之不借人豈有損益于今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
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見其流風遺俗是趨於荒唐澆漓而莫
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存焉則孔子識之
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故世之大族君子長者每相聚曰族
不可以無譜譜足以損益於世也孫之曾玄而不知祖之高曾謂
不足以損于世不可也累世曾孫而能知累世高曾謂不足以益

於世不可也會玄之孫去高曾之祖不甚相遠猶不能知也謂之
有譜可乎不甚相遠而不能知猶可矣實久而忘自己清白而蒙
他之污濁也甚相遠而能知非特可也實久而忘自己閱閱
而別他姓之混冒也今觀賴氏之譜三十有餘世千有餘
年昭昭可指穆穆可數豈但知曾玄知高曾而已抑高
曾知己上之高曾而已且彰彰矣其忠者動天地孝者
孚草木貞者明日月節者貫金石當晉隋唐宋累處
到今不衰也於戲賴氏之族譜誠有益於世也大矣豈所

史闕文馬借人之類故高士先生率其族重新譜牒大光
其先世於穹壤又勒其先世文章以昭萬世于吾言以定諸
末慨吾淺陋不能造言以副其望也惟有望於賴氏後
世又有望於高士先生者

皆

臨川吳澄拜書

元延佑元年歲在甲寅十月晦日